

萬曆武功錄

二

萬曆武功錄卷之二

翰林院添註侍詔瞿允思著

兩京

南直隸

江賊何旺李七列傳

何旺。蕪湖盜也。甲戌夏。縣令倪湯。以民事適旁近郡。先是旺與沙環等。公行江上。桴鼓晝鳴。一日道蕪湖。見縣無城郭。心竊數數然動。迺相與謀曰。盍不入其庫而奪之金乎。環曰。毋妄言。妄言覺矣。是日微使人走縣庭。會縣令出。庭中空無人。於是乘夜半。鍾鳴漏漏。

盡。巡徼吏及司庫奚仁能皆瞬睡。旺乃以二百餘人循牆而進執司庫。奪庫金凡五千八百七十八兩伍錢。視縣事者水。李亞春見賊勢盛。弗出。望等得揚揚盈囊而入於江也。旦日出。亞春卽請於備兵使丁應壁。及太平守錢立貴。江防使陳所敏。廻簿責把總承應奎。指揮戴冕。百戶徐鑾。巡徼之謂何。於是罰治司庫。賣子鬻產。猶不能償其什一二。而廻使使者疏捕江干。旣四面而出。是時諸偷固知我邏卒追逐急也。乃相與議。議分金別去。而旺等僅遺六人。偕携一千一百七十餘金。直走太興馬橋鎮。佯爲賈人。收買禾

悉以示母疑。所在見旺銀皆有鑿字。疑此必庫金。因使邏卒執之。鋤鏹縣庭中。鞫問果蕪湖曩所爲略庫盜也。居頃之。操江使董堯封及臺御史宋儀望。御史鮑希顏。蔣科皆輕重當備兵使以下罪以請。而尚書傅頤給諫蔡汝賢。王頤亦劾奏其事。先是春二月。儀真鄉大夫曾三省被盜。焚燒男女十四人。以故廷議爲江防計至悉。而上亦幸念南畿重地。武備不修。江洋盜賊公行。乃問諸兩臺。且詔謂科道公論所出。如今人臣爲國家任事。有功者便苛責搜求無已。因循疎怠。玩時失事。却一言不及公論。何在。事下。

吏兵二部問狀。於是太家宰張瀚。大司馬譚綸。覆奏與臺諫所請同。詔廼寬假宋儀望。以望視事日滿歲考察。承應奎等。閑住李亞春免官。皆待罪行間。提邏卒大索諸偷。於江上也。居二月。備兵使王叔杲捕獲偷長陳子胡。孟其等。詔梟斬。以徇江上。

李七江都盜也。專與小菴胡雲霞行江干。丁丑冬。七等道江都。而會盜商宋國微。居鈔關。頗以財鳴。七迺與其黨呂守城謀曰。吾等得執此人。足吾事矣。柰堅城何。而比丘日池。樂玄。前曰。阿僧自有筭。亡恙也。是

夜夜漏十三刻。皆後先乘階而入。直馳國徽室。奪其金千餘兩。及盜引首飾。諸什物亡燐。是時鍾鳴漏盡矣。而縣道倉卒不及聞。以故諸偷得亡燐。七等旣得金。欲出城急。卽佯爲巡徼兵。數數然走北關。索魚鑰。而監門石恒等。固疑此必非巡徼兵也。堅弗與。七等竟斬關而去。且日江都令秦應馳。及巡徼指揮王表。同知張民範。請於太守虞德燁。因移備兵使陳文煥。檄所在大索江干不可得。而是時李七李憲等三十人。已揚揚鼓行而至秣陵。迺且莫遊於酒人乎。從歌兒舞女飲醇酒。大自愉快也。而東城兵馬使劉榮。

使番兵呂甫等偵之。且得其狀。卽逮捕。以檻車膠致臺御史張岳所。於是請於上。先是。禁收捕呂得茂而南司馬翁大立。至是。請以禁遷應天俸行兵馬事。或先加五品服俸。以旌其功。是時。上怒諸臣隱匿不報。皆下大司馬方逢時。問狀頃給諫表。應章。劾奏其事。而會大祫。上復謂急忙論。奏塞責。且不究。於是大司馬覆請。上幸賜文煥告。罰虞德燭。秦應騤。董光裕。俸凡二月。張民範等。下御史逮問。賜劉榮。服俸視五品。而復申之曰。近來地方官。以捕法嚴。往往隱匿避罪。或譁言賊情。務爲無事。反責失主。

妄報以致盜賊滋多。將來必成大患。欽哉王言其誰不凜凜於明威乎。上寧寬假其期。務在收捕而已。先是李憲等繫獄。而會檠飲中貴人高順所。憲見獄外獨陶葵守之。迺越獄歐傷葵仆地。卽走奪屠者馮五刀殺市民秦果。李鳳以畏阻追亡者旣行。至正陽門。監門中貴人劉忠使使者馮欽。馮玉執之就吏。於是給諫王良心劾奏檠至備也。

讚曰

善哉乎。宋公。鮑公所條對諸計畫也。余嘗南到新安。西過江淮矣。而江盜。礦盜最號爲強盛。迺欲盡緣江

居民編爲保甲。而以洲長隊長統之。假令蚤行其策。  
則豈復有何旺。李七哉。至若黃山。良禾嶺。及大鱗嶺。  
皆請增遷司。此尤所以深爲礦計。余每覽是疏。則未  
嘗不爽然自失也。

# 海賊嚴大邦列傳

嚴大邦海上巨盜也。與王安宗楊善。先是沈璧以保姦伏漢法。適邊久之。還逃而歸。乃嘆曰。人言不能流芳百世。亦當移臭萬年。吾豈能長嬰大罪。而以一戍卒。老死塞上乎。卽買舟走海上。與嚴大邦嚴中行。約與其居海島間。鼠竊狗偷。孰與拏舟。命榜人揚帆而走三吳可乎。於是聚黨數百人。直走牛角尖。牛角尖。故嘉定界也。大邦等殊不畏疆吏法。至威重。迺執戎兵。公行村落中。略朱四。王榜。羅應鎮。唐歪頭。燒沈教。徐良。朱阿二。桴鼓晝鳴。是時備兵使王叔果檄遊擊。

童養浩。千戶周崇仁。日夜巡徼江上。唯恐安等不東走越。則北入海也。頃。邏卒收捕大邦中行。詣太守吳善言。對簿。皆辭染有仇者。以飾已非。太守故知此。曹皆世居海上。盤牙連歲。出沒海洋江浦之間。而故託名在官。聾瞽所在。由此縣庭左右。皆一切願爲耳目。縣道莫能禽。今賴陛下威武。執大邦廼以其家貲。沒入縣官。修起城垣。令官兵犁其庭。掃其廬。而營堡之。因行保甲法。則廟堂聞而後喜可知矣。而臺御史宋儀望。上書以請。事下大司馬譚綸。覆奏。乃梟斬嚴大邦等於海島間。諸偷於是乎解散。不敢復

入太倉界。

讚曰

崇明去海島甚近乎。而患在保姦。不畏沈命法。諸偷盜竝亡抵於其所。異哉。今動一嚴大邦。海濱皆圍視而懼。無復欲干我橫海將軍者矣。以余所聞成周時海不揚波。庶幾近是與。不然。何海邦諸逋寇滅之不遺餘力也。



湖盜殷應采列傳

一三七

殷應采。太湖盜也。太湖故震澤之水跨蘇常湖三天郡。寥邈八百里而遠。港瀆縱橫。蘆葦蓊翳。湖盜往往窺秋冬之隙。相扇而起。戊子歲。饑民流盜賊公負。而殷應采等。遂以五月乘夏水。操輕舟十餘艘。往來茭瀆沙塘港之間。略瞿守愚。戴良龍。裴炯。橐中裝而去。自是之後。應采益慄悍。亡所顧忌。身常服鮮紅袍。推擇鎮江比丘一人爲長。諸酋皆稱長官。其姓名唯恐人知。有如鯀。常事覺。則闕匿於浙中。湖南索急。則鼠竄於湖北。自以爲漢法。烏奈我何也。乃至周鐵橋佯。

爲民買桑。因略桃灣諸富室。而會吳江人張春。舟載綿紬。道逢應采采等竝略其舟。是時海防使沈堯中。祝眉壽。卽與常州守譚桂。及宜興令陳璘。瑋帥簿吳坤。邏使李清倫。巡徼沙塘。百瀆鳥溪諸港。港中盡以校聯樹塞其中。禁行舟過賓往來也。應采等果不敢入禁地。乃分其三舟。載油十簍。又佯爲商。直走長興。出賣。謂近事。而下鄉諸邏卒。塵戰香山嘴。殺六人生得十六人。諸偷悉遂逃走。走黃瀆湖。而大保崔忠等追亡逐北。奪獲賊舟一艘。及衣服諸什物。廻止壁馬跡。焦橫山。然亦乍往乍來。亡常所也。於是臺御史余

立迺咨浙臺御史滕伯輸卽檄備兵使李浹提劉河  
兵出宜興躡其後副總戎馬繼武提吳淞兵出胥口  
邀其前是日兩營沙曉船旣四面而至而我伏波將  
軍先以四小艇佯爲賈人偵諸偷諸偷則悉已久馳  
馬山矣迺下令把總韓良貴等偃旗鼓分道而進旣  
進至馬山山下空無人卽趨召土人胡應陽等問狀  
應陽具言諸偷多湖州長興人專乘大風能破浪而  
行行不得風輒潛萑葦中風來又復拏舟去去殆如  
鳥徙將軍向來吾等猶及望見群數十艇殷殷在西  
山灣也於是將軍躬提樓船十餘艘追逐至長興夾

蒲港果若山人言。猶在萑葦中。有狀於是祝海防兵生獲高滔。談虎高志。顧康殷周。顧良士。殷玘。盧梓。蔡五。吳把總兵。生獲渠魁。殷應采。沈海防兵。生獲高洋。殷模。殷植。馬總戎兵。生獲和尚如成。及吳勘。蔣秀。周科。徐侃。沈秀。丁洪等。餘黨復遂逃。先是。上有詔。詔所在協力禽捕。以靖地方。而湖州捕諸港亦急。乃生獲陸良策。王正。高良臣。潘阿毛等。以百數。是後臺御史余立。御史荊州土。及浙御史馬朝陽。皆後先使使者奏事。乃請以廷臣條對善後諸計策。於是給諫者張希臯。御史彭而珩。方萬策。及三臺復以書奏對。